

陈白沙诗文集疏

陈奇思 选注



江门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

陈白沙诗文笺疏

陈奇思 著

《江门文史》第40辑

江门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

二〇〇三年七月

封面设计：陈健威

校对：胡柏昌

陈沛文

杨少景

广东省非营利性出版物准印证
[2003]粤印准字第0081号

作者简介

陈奇思，（1926—2001）原名陈泽麟，40年代笔名曙明，50年代岑木，晚年号颖川叟、鲁巧，他在江门的小居叫“晚晴楼”，故有时亦署“晚晴楼主”。今台山市大江镇陈边乡沃荫村人。1944年随父母迁居新会天亭，租住下凌村，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往新会县城。

陈奇思小学毕业后便到社会谋生，种田、看牛、做小贩、当过兵，也做过仓库杂役、职员，兼过报馆校对。1949年8月开始专职新闻工作，先后在《大华报》、《新声报》、《粤中人民报》、《粤中农民报》、《粤西农民报》、《每日新闻》、《吴川报》等新闻单位担任记者、编辑。1952年11月《粤中农民报》与《高雷农民报》合并，出版《粤西农民报》，他随《粤中农民报》全体同仁转往湛江，一去23年。1984年4月返江门，与叶柏洲执编《江门侨报》，与黄今正执编《江门报》，与何适莹、钟华创办《五邑乡情》杂志，与黄壮波创办、执编《学校与家庭》，与陈一峰创办、主编《侨乡联话》，担任《五邑侨史》副主编等。陈奇思把一生贡献给了新闻事业。

陈奇思博学多闻，评论、杂文、小说、散文、游记、民间故事以至骈文碑记都能编能写，并有多集著作出版。陈奇思先生对陈白沙诗词素有研究，颇有见地，曾结集出版《陈白沙诗笺》等，对陈白沙著作研究作出了贡献。

目录

陈白沙箴言录

陈白沙箴言录·····	(1页)
注释·····	(28页)

陈白沙诗教精句摘抄 (选释)

陈白沙诗教精句摘抄·····	(34页)
陈白沙诗文精句选释·····	(46页)
陈白沙有关江门的诗句·····	(55页)

陈白沙《诗话》笺注

陈白沙《诗话》笺注·····	(65页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

陈白沙箴言錄

夫内无攻心之疾，则外不见从事之难。

上有至仁之君，则下必多曲成之士。

——上两则见《乞终养疏》

夫道以天为至，言诣乎天曰至言，人诣乎天曰至人。
必有至人，能立至言。

——《认真子诗集序》

诚慕古人出处之大，不敢徇一己之私，主一偏之见，
以必人之从我而忘天下。

——《奉钱方伯张公诗序》

有蔽则闇，无蔽则明。所处之地不同，所遇随以变，
况人易于蔽者乎！耳之蔽声，目之蔽色；蔽口鼻以臭味，
蔽四肢以安佚。一掬之力不胜群蔽，则去其禽兽不远
矣。……知其蔽而去之，人欲日消，天理日明，……溺于
蔽而不胜，人欲日炽，天理日晦，……二者之机，间不容
髮，在乎思不思、畏不畏之间耳。

——《东晓序》

予尝语李德孚曰：“士从事于学，功深力到，华落实
存，乃浩然自得，则不知天地之为大，死生之为变，而况

于富贵贫贱、功利得丧、屈信予夺之间哉！

——《李文溪文集序》

昔人求哀辞于林希①，希谢之书，有曰：“居子无苟于人，患其非情也。”夫感而哀之，所谓情也。情之发而为辞，辞之不能已者，凡以哀为之也。苟无其哀矣，则又乌以辞为哉？此之谓不苟于人也。

——《澹斋先生挽诗序》

呜呼！若光字者，困而益坚，老而愈壮，危至而知惕，乐矣而不淫，可谓笃信有守者矣。

——《绿围伍氏族谱序》

受朴于天，弗凿以人；禀和于生，弗淫以习。

——《夕惕斋诗集后序》

盖廷实之学，以自然为宗，以忘己为大，以无欲为至，即心观妙，以揆圣人之用。其观于天地，日月晦明，山川流峙，四时所以运行，万物所以化生，无非在我之极，而思握其枢机，端其銜绥②，行乎日用事物之中，以与之无穷。

——《送张进士廷实还京序》

家之谱，国之史也。本始必正，远迹必明，同异必审，卑而不援高，微而不附彰，不以贵易亲，不以文覆

愆，良谱也。

——《汤氏族谱序》

……有文章足以收誉于众口，有功业足以耀荣于一时，有名节足以警动乎流俗，皆伪而已，岂能久而不变哉！

夫孝，百行之源也，通于神明，光于四海。尧舜，大圣也，孟子称之曰“孝弟”而已矣。故君子莫大乎爱亲。尝取李令伯《陈情表》③读之，有不感咽流涕废书以叹者乎！乌虖，令伯之《表》，太行之云也。

——《望云图诗序》

振颓风，扶世教，固有位者之事。诸公岂无意乎？

——（同上）

君子之使人也，由其诚，不强其所不能。

——《赠李刘二生还江右诗序》

圣贤之言具在方册，生取而读之，师其可者，改其不可者，直截通往，日进不已，古人不难到也。

——《赠容一之归番禺序》

夫子之学，非后世人所谓学。后之学者，记诵而已耳，词章而已耳。

载籍多而功不专，耳目乱而知不明，宜君子之忧之也。

《六经》，夫子之书也；学者徒诵其言而忘味，《六经》一糟粕耳，犹未免於玩物丧志。

学者苟不但求之书而求诸吾心，察于动静有无之机，致养其在我者，而勿以闻见乱之，去耳目支离之用，全虚圆不测之神，一开卷尽得之矣。

——《道学传序》

君子之所以学者，独诗云乎哉？一语默，一起居，大则人伦，小则日用，知至至之，知终终之，此之谓知。其始在于立诚，其功在于明善，到虚以求静之一，致实以防动之流，此学之指南也。

——《送罗养明还江右序》

夫自开辟达唐，自唐达宋至于今，不知其几千万年。吾瞻于前，泰山北斗，曲江公④一人而已耳。吾瞻于后，泰山北斗，公与菊坡公⑤二人而已耳。

颜渊问为邦，孔子斟酌四代礼乐告之。颜渊，处士也，何与斯理耶？居陋巷以致其诚，饮一瓢以求其志，不迁不贰，以进于圣人。用则行，舍则藏。

——《韶州风采楼记》

圣朝倣古设学立师，以教天下。师者传世也，学者学此也。由斯道也，希贤亦贤，希对亦圣，希天亦天。立吾诚以往，无不可也。此先王之所以为教也。

夫士何学？学以变化气习，求至乎圣人而后已也。

——《古蒙州学记》

夫三尺童子，闻人称其善则喜，称其恶则怒，是何心哉？

——《程乡县儒学记》

天下风俗美恶存乎人，人之贤否存乎教。

天下之事，无本不立，小学，学之本也。保自然之和，禁未萌之欲，日就月将，以驯致乎大学，教之序也。

——《程乡县社学记》

夫人之去圣人也，远矣。其可望以至圣人者，亦在乎修之而已。苟能修之，无远不至。修之云者，治而去之之谓也。去其不如圣人者，求其如圣人者，今日修之，明日修之；修之于身，修之于国家，修之于天下，不可一口而不修焉者也。明道先生⑥言于朝曰：“治天下以正风俗，得贤才为本。”彼学政之不修，斯道之难立，后生无所兴起，无以成造就之功。然则，风俗何由而正，贤才何自而得耶？因时而立教，则物以显义。……嗟夫，有开厥先，

有成厥后。喜二美之骈臻，超八荒而独立，然后见夫子之门，廓然洞开，可望而不可即，况于广大尊严，端凝洒落，默契乎人心；正大之所存，与山岳而并峙，显著乎烟霞；岁月之所积，与大化而同流，不可动摇，不可束缚也哉！

——《重修梧州学记》

昔者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道大行于天下，孔子不得其位，泽不被当世之民，于是进七十子之徒于杏坛而教之，择善力行，以底于成德。其至也，与天地立心，与生民立命，与往圣继绝学，以来世开太平。若是者，诚孔子之教也。大哉，教乎！

——《龙冈书院记》

正其谊不谋其利，明其道不计其功。

——《丁知县庙记》

夫聪明正直之谓神，威福予夺谓权。人亦神也，权之在人，犹其在神也。此二者有相消长盛衰之理焉。

《中庸》曰：“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。”说者谓吾之心正，天地之心亦正；吾之气顺，天地之气亦顺。乌虐，孰能信斯言之不诬也哉！

——《肇庆府城隍庙记》

自古有国家者，未始不以兴学育才为务，然自汉而下，求诸学校之所得名世者几人，有不由庠序而兴者乎？是故学校之设，其重在于得人；学之道，其要在于为己；古之名世者，舍是无以成德。

——《新迁电白县儒学记》

始者吾谓陶公⑦曰：“孔子曰：‘言忠信，行笃敬，虽蛮貊之邦行矣。’以此而尽吾心，则庶政无不修，用人无不当，理财无不富，治兵无不强；不知乎此，而欲徒恃其末，盖后世以法劫制天下，区区之为也。……”

公曰：“不然。行圣人之道有二术，内之曰心，外之曰权。无其心，则权为挟私妄作矣；无其权，虽有其心，将安施哉？……”

——《新会县辅城记》

天地间一气而已，屈信相感，其变无穷。人自少而壮，自壮而老，其欢悲、得丧、出处、语默之变，亦若是而已，孰能久而不变哉？变之未形也，以为不变；既形也，而谓之变，非知变者也。

——《云潭记》

一善可书也，吾书之。吾畏多言也，信多乎哉？不多也。伤俗之益偷，吾无位也。言不能化而入，恶在乎多言也。善者，吾斯进之而已矣。

尧之时，比屋可封⑧。降自后世，不以善而以利，父

子也而不用情，兄弟也而阅于墙⑨，妇姑勃谿⑩，朋友按剑者，皆是也。夫恒人之情，莫甚于顾其私而不忘其后。

——《潘氏祠堂记》

予幼时读《孟子》：“人少，则慕父母；知好色，则慕少艾；有妻子，则慕妻子；仕则慕君，不得于君则热中。大孝终身慕父母，五十而慕者，予于大舜见之矣。”窃疑孟子之言抑扬太过。爱亲，人子之至情也，不待教而能，不因物而迁，人之异于圣人也，岂相悬绝若是耶？

……人各有所慕，仁者慕亲，义者慕君，士慕学，农慕稼穡，百工慕能，商贾慕贸迁，无无慕者。慕之至死而勿替，乃至形乎动静，接乎梦寐，通乎幽明，皆情之所发而为情，有莫知其然而然者。

——《永慕堂记》

古今学者不同，孔子以两言断之曰：“古之学者为己，今之学者为人。”古今仕者不同，程子以两言断之曰：“古之仕者为人，今之仕者为己。”古之人，人也；今之人，人也。一也判而两之，其不可同者，如阴阳昼夜，则有其故矣。圣贤之所以示人也，知微之显，知显之微。学为己也，其仕也为人；学为人也，其仕也为己。断不疑矣。

——《潮州三利溪记》

圣贤垂世立教之所寓者，书也。用而不用者，心也。

心不可用，书亦不可废。其为之有道乎，得其道则交助，失其道则交病，愿吾子之终思之也。

——《寻乐斋记》

夫孝子之事其亲，视于无形，听于无声，致爱则存，致惑①则著，著存不忘乎心，奚存歿间哉？

——《风木图记》

世道升降，人有任其责者，君臣是也。予少读《宋史》，惜宋之君臣。当其盛时，无精一学问以诚其身，无先王政教以新天下，化本不立，时措莫知。虽有程明道兄弟②，不见用于时。迹其所为，高不过汉、唐之间，仰视三代以前“师傅一尊而王业盛，畎亩既出而世道亨”之君臣何如也。

——《慈元庙记》

道至大，天地亦至大，天地与道若可相侔③矣。然以天地而视道，则道为天地之本；以道视天地，则天地者，太仓之一粟，沧海之一勺耳，曾足以道侔哉？

一身之微，其所得者，富贵、贫贱、死生、祸福，曾足以为君子所得乎？君子之所得者有如此，则天地之始，吾之始也，而吾之道无所增；天地之终，吾之终也，而吾之道无所损。……天下之物尽在我而不足以增选我，故卒然遇之而不惊，无故失之而不介。

——《论前辈言铢视轩冕坐视金玉》上

夫子谓：“不义而富且贵，於我如浮云。”谓薄不义也，非薄富贵也。孟子谓：“舜视弃天下如敝屣。”亦谓重爱亲也，非谓轻天下也。君子一心，萬理完具。事物虽多，莫非在我。此事一到，精神具随，得吾得而得之矣，失吾得而失之耳，厌薄之心，何自生哉？

——（同上）下

《易·上系》曰：“安土敦乎仁。”予曰：“寓于此，乐于此，身於此，聚精会神於此，而不容惑忽，是谓之‘君子安土敦乎仁也。’”比观《泰》之《序卦》曰：“履而泰然后安。”又曰：“履得其所则舒泰，泰则安矣。”是泰而后可安也。

《乾》之《象》曰：“天行健”，天之循环不息者，健而已。君子执虚如执盈，入虚如有人，未尝少懈者，刚而已。

——《安土敦乎仁论》

君子一心足以开万世，小人百感足以丧邦家。何者？心存与不存也。夫此心存则一一则诚；不存则惑，惑则伪。所以开万世，丧家邦者不在多，诚伪之间而足耳。

——《无后论》

夫人之生，阴阳具焉。阳有余而阴不足，有余生骄，不足生吝。受气之始，偏则为害。有生之后，习气乘之，骄益骄，吝益吝。骄固可罪，吝亦可鄙，骄与吝一也，不骄不吝，庶矣乎！

——《大头虾说》

饥能食，渴能饮，能著衣服，能行淫欲。贫贱而思富贵，富贵而贪权势，忿而争，忧而悲，穷则滥，乐则淫。凡百所为，一信气血，老死而后已，则命之“禽兽”可也。

——《禽兽说》

文章、功业、气节，果皆自吾涵养中来，三者皆实学也。惟大本①不立，徒以三者自名，所务者小，所丧者大。虽有闻于世，亦其才之过人耳，其志不足称也。

——《书漫笔后》

势利为市，朋友道绝。

——《书邓政求济帖后》

千秋万岁难磨灭，乃见中流砥柱人。

——《题余别驾中流砥柱图后》

存乎孝悌，形于事君为良，临大节为忠，感于人心，措诸天下为事业。

——《跋潘氏族谱后》

学止于誇多斗靡，而不知其性为何物，变化气质为何事，人欲日肆，天理日消，其不陷于禽兽几希矣。

——《书韩庄二节妇事》

大抵能立于一世，必有取重于一世之术。

——《诫子弟》

人气品、习尚不同，好恶亦随而异，是其是，非其非，使其见得是处，决不至以是为非而毁他人。此得失恒在毁人者之身，而不在所毁之人，言之何益？

——《示学帖者》

大抵情不可过，会不可数，抑情以止慢，疏会以增敬，终身守此，然后故旧可保。

——《喻塾中帖》

乌乎，人所得光阴能几，生不知爱惜，漫浪虚掷，卒之与物无异，造物所赋于人，岂徒具形骸，喘息天地间，与虫蚁并活而已？

——《漫笔示李世卿湛民泽》

七情之发，惟怒为遽。众逆之加，惟忍为是。绝情实难，处逆非易。当怒火炎，以忍水制。忍之又忍，愈忍愈励。……如其不忍，倾败立至。

——《忍字赞》